三國志/卷6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吴書·贺全吕周钟离传 ◄

三國志
吴書·潘浚陆凯传

► 吴書·是仪胡综传

潘浚 陆凯

潘濬

潘濬字承明，武陵漢壽人也。弱冠從宋仲子受學。〈吴书曰：濬为人聪察，对问有机理，山阳王粲见而贵异之。由是知名，为郡功曹。〉年未三十，荊州牧劉表辟為部江夏從事。時沙羨長贓穢不脩，濬按殺之，一郡震竦。後為湘鄉令，治甚有名。劉備領荊州，以濬為治中從事。備入蜀，留典州事。

孫權殺關羽，并荊土，拜濬輔軍中郎將，授以兵。〈江表传曰：权克荆州，将吏悉皆归附，而濬独称疾不见。权遣人以床就家舆致之，濬伏面著床席不起，涕泣交横，哀咽不能自胜。权慰劳与语，呼其字曰：「承明，昔观丁父，郡俘也，武王以为军帅；彭仲爽，申俘也，文王以为令尹。此二人，卿荆国之先贤也，初虽见囚，后皆擢用，为楚名臣。卿独不然，未肯降意，将以孤异古人之量邪？」使亲近以手巾拭其面，濬起下地拜谢。即以为治中，荆州诸军事一以谘之。武陵部从事樊伷诱导诸夷，图以武陵属刘备，外白差督督万人往讨之。权不听，特召问濬，濬答：「以五千兵往，足可以擒伷。」权曰：「卿何以轻之？」濬曰：「伷是南阳旧姓，颇能弄脣吻，而实无辩论之才。臣所以知之者，伷昔尝为州人设馔，比至日中，食不可得，而十餘自起，此亦侏儒观一节之验也。」权大笑而纳其言，即遣濬将五千往，果斩平之。〉遷奮威將軍，封常遷亭侯。〈吴书曰：芮玄卒，濬并领玄兵，屯夏口。玄字文表，丹杨人。父祉，字宣嗣，从孙坚征

伐有功，坚荐祉为九江太守，后转吴郡，所在有声。玄兄良，字文鸾，随孙策平定江东，策以为会稽东部都尉，卒，玄领良兵，拜奋武中郎将，以功封溧阳侯。权为子登拣择淑媛，群臣咸称玄父祉兄良并以德义文武显名三世，故遂娉玄女为妃焉。黄武五年卒，权甚愍惜之。〉權稱尊號，拜為少府。進封劉陽侯，〈江表传曰：权数射雉，濬谏权，权曰：「相与别后，时时暂出耳，不复如往日之时也。」濬曰：「天下未定，万机务多，射雉非急，弦绝括破，皆能为害，乞特为臣故息置之。」濬出，见雉翳故在，乃手自撤坏之。权由是自绝，不复射雉。〉遷太常。五谿蠻夷叛亂盤結，權假濬節，督諸軍討之。信賞必行，法不可干，斬首獲生，蓋以萬數，自是羣蠻衰弱，一方寧靜。〈吴书曰：骠骑将军步骘屯沤口，求召募诸郡以增兵。权以问濬，濬曰：「豪将在民间，耗乱为害，加骘有名势，在所所媚，不可听也。」权从之。中郎将豫章徐宗，有名士也，尝到京师，与孔融交结，然儒生诞节，部曲宽纵，不奉节度，为众作殿，濬遂斩之。其奉法不惮私议，皆此类也。归义隐蕃，以口辩为豪杰所善，濬子翥亦与周旋，馈饷之。濬闻大怒，疏责翥曰：「吾受国厚恩，志报以命，尔辈在都，当念恭顺，亲贤慕善，何故与降虏交，以粮饷之？在远闻此，心震面热，惆怅累旬。疏到，急就往使受杖一百，促责所饷。」当时人咸怪濬，而蕃果图叛诛夷，众乃归服。江表传曰：时濬姨兄零陵蒋琬为蜀大将军，或有间濬於武陵太守卫旌者，云濬遣密使与琬相闻，欲有自讬之计。旌以启权，权曰：「承明不为此也。」即封旌表以示於濬，而召旌还，免官。〉

先是，濬與陸遜俱駐武昌，共掌留事，還復故。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，奏按丞相顧雍、左將軍朱據等，皆見禁止。黃門侍郎謝厷語次問壹：「顧公事何如?」壹答：「不能佳。」厷又問：「若此公免退，誰當代之?」壹未答厷，厷曰：「得無潘太常得之乎?」壹良久曰：「君語近之也。」厷謂曰：「潘太常常切齒於君，但道遠無因耳。今日代顧公，恐明日便擊君矣。」壹大懼，遂解散雍事。濬求朝，詣建業，欲盡辭極諫。至，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。濬乃大請百寮，欲因會手刃殺壹，以身當之，為國除患。壹密聞知，稱疾不行。濬每進見，無不陳壹之姦險也。由此壹寵漸衰，後遂誅戮。權引咎責躬，因誚讓大臣，語在《權傳》。

赤烏二年，濬卒，子翥嗣。濬女配建昌侯孫慮。〈吴书曰：翥字文龙，拜骑都尉，后代领兵，早卒。翥弟祕，权以姊陈氏女妻之，调湘乡令。《襄阳记》曰：襄阳习温为荆州大公平。大公平，今之州都。祕过辞於温，问曰：「先君昔曰君侯当为州里议主，今果如其言，不审州里谁当复相代者？」温曰：「无过於君也。」后祕为尚书僕射，代温为公平，甚得州里之誉。〉

陸凱

陸凱字敬風，吳郡吳人，丞相遜族子也。黃武初為永興、諸暨長，所在有治跡，拜建武都尉，領兵。雖統軍眾，手不釋書。好《太玄》，論演其意，以筮輒驗。赤烏中，除儋耳太守，討朱崖，斬獲有功，遷為建武校尉。五鳳二年，討山賊陳毖於零陵。斬毖克捷，拜巴丘督、偏將軍，封都鄉侯，轉為武昌右部督。與諸將共赴壽春；還，累遷蕩魏、綏遠將軍。孫休即位，拜征北將軍，假節領豫州牧。孫皓立，遷鎮西大將軍，都督巴丘，領荊州牧，進封嘉興侯。孫皓與晉平，使者丁忠自北還，說皓弋陽可襲，凱諫止，語在《皓傳》。寶鼎元年，遷左丞相。

皚性不好人視己，郡臣侍見，精莫敢進。凱說皓曰：“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，若率有不虞，不知所赴。”皓聽凱自視。

皓時徒都武昌，揚土百姓溯流供給，以為患苦，又政事多謬，黎無窮匱。凱上疏曰：

臣聞有道之君，以樂樂民。無道之君，以樂樂身。樂民者，其樂彌長。樂身者，不久而亡。夫民者，國之根也，誠宜重其食，愛其命。民安則君安，民樂則君樂。自頃年以來。君威傷於桀、紂，君明暗於奸雄，君惠閉於群孽。無災而民命盡，無為而國財空，辜無罪，賞無功，使君有謬誤之愆，天為作妖。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，因民以求饒，導君於不義，敗政於淫俗，臣竊為痛心。今鄰國交好。四邊無事，當務息役養士，實其廩庫，以待天時。而更傾動天心，騷擾萬姓，使民不安，大小呼嗟，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。

臣聞吉凶在天，猶影之在形，響之在聲也，形動則影動，形止則影止。此分數乃有所繫，非在口之所進退也。昔秦所以亡天下者，但坐賞輕而罰重，政刑錯亂，民力盡於奢侈，目眩於美色，志濁於財寶。邪臣在位，賢哲隱藏，百姓業業，天下苦之。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。漢所以強者，躬行誠信，聽諫納賢，惠及負薪，躬請巖穴，廣采博察，以成其謀。此往事之明證也。

近者漢之衰末，三家鼎立，曹失綱紀，晉有其政。又益州危險。兵多精強，閉門固守，可保萬世，而劉氏以奪乖錯，賞罰失所，君恣意於奢侈，民力竭於不急，是以為晉所伐，君臣見虜，此目前之明驗也。

臣暗於大理，文不及義，智慧淺劣，無復冀望，竊為陛下惜天下耳。臣謹奏耳目所

聞見，百姓所為煩苛，刑政所為錯亂，願陛下息大功，損百役，務寬蕩，忽苛政。又武昌土地，實危險而瘠確，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，船泊則沉漂，陵居則峻危，旦童謠曰：‘寧飲建業水，不食武昌魚，寧還建業死，不止武昌居。’臣聞翼星為變，熒惑作妖，童謠之言，生於天心，乃以安居而比死，足明天意，如民所若也。

臣聞國無三年之儲，渭之非國，而今無一年之畜，此臣下責也。而諸公卿位處人上，祿延子孫，曾無致命之節，匡救之術，苟進小利於君，以求容媚，荼毒百姓，不為君計也。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，耕種既廢，所在無復輸入，而分一家父子異役，廩食日張，畜積日耗。民有離散之怨，國有露根之漸，而莫之恤也。民力困窮，鬻賣兒子，調賦相仍，日以疲極，所在長吏，不加隱括，加有監官，既不愛民，務行威勢，所在騷擾，更為煩苛，民苦二端，財力再耗，此為無益而有損也。願陛下一息此輩。矜哀孤弱，以鎮撫百姓之心。此猶色鱉得免毒螫之淵，烏獸得離羅網之綱，四方之民襁負而至。如此，民可得保，先王之國存焉。

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，五色令人目不明，此無益於政，有損於事者也。自昔先帝時，後宮列女，及諸織絡，數不滿百，米有畜積，貨財有餘。先帝崩後，幼、景在位，更改奢侈，不蹈先跡。伏聞織絡及諸徒坐，乃有千數，計其所長，不足為國財。然坐食宮廩，歲歲相承，此為無益。願陛下料出賦嫁，給與無妻者。如此，上應天心，下合地意，天下幸甚。

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，齊桓取士於車轅，周武取士於負新，大漢取士於奴僕。明王聖主取士以賢，不拘卑賤。故其功德洋溢，名流竹素，非求顏色而取好服、捷口、容悅者也。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，位非其人，任非其量，不能輔國匡時，群黨相扶，害忠隱賢。願陛下簡文將之臣。各勤其官，州牧督將，藩鎮方外，公卿尚書，務修仁化，上助陛下，下拯黎民，各盡其忠，拾貴萬一。則康哉之歌作，刑錯之理清。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。

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辟，貴幸任事。凱面責定曰：“卿見前後事主不忠，傾亂國政，寧有得以壽終者邪！何以專為佞邪，穢塵天聽？宜自改厲。不然，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。”定大恨凱，思中傷之，凱終不以為意，乃心公家，義形於色，表疏皆指事不飾，忠懇內發。

建衡元年，疾病。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，凱陳：“何定不可任用，宣授外任，

不宜委以國事。奚熙小吏，建起浦裡田，欲復嚴密故跡，亦不可聽。姚信、樓玄、賀劭、張悌、郭逴、薛瑩、滕脩及族弟喜，抗，或清白忠勤，或姿才卓茂，皆社稷之楨干，國家之良輔。願陛下重留神思，訪以時務，各盡其忠，拾遺萬一。”遂卒，時年七十二。

子禕。初為黃門侍郎，出領部曲，拜偏將軍。凱亡後，入為太子中庶子。右國史華覈表薦禕曰："禕體質方剛，器干強固，董率之才，魯肅不過。及被召當下，逕還赴都，道由武昌，曾不回顧，器械軍資，一無所取，在戎果毅，臨財有節。夫夏口，賊之沖要，直選名將以鎮戍之，臣竊思惟，莫善於禕。"

初，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，加何定譖構非-，既以重臣，難繩以法，又陸抗時為大將在疆場，故以計容忍。抗卒後，竟徙凱家於建安。或曰寶鼎元年十二月，凱與大司馬丁奉、御史大夫丁固謀，因皓謁廟，欲廢皓立孫休子。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，故密語平，平拒而不許，誓以不洩，是以所圖不果。太史郎陳苗奏皓久陰不雨，風氣回逆，將有陰謀，皓深警懼雲。〈《吴录》曰：旧拜庙，选兼大将军领三千兵为卫，凯欲因此兵以图之，令选曹白用丁奉。皓偶不欲，曰：「更选。」凱令执据，虽蹔兼，然宜得其人。皓曰：「用留平。」凱令其子祎谋语平。平素与丁奉有隙，祎未及得宣凱旨，平语祎曰：「闻野猪入丁奉营，此凶徵也。」有喜色。祎乃不敢言，还，因具启凱，故辍止。〉

予連從荊、揚來者得凱所諫皓二十事，博問吳人，多雲不聞凱有此表。又按其文殊甚切直，恐非皓之所能容忍也。或以為凱藏之篋笥，未敢宣行，病困，皓遣董朝省問欲言，因以付之。虛實難明，故不著於篇，然愛其指摘皓事，足為後戒，故抄列於《凱傳》左雲。

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：“孤動必遵先帝，有何不平？君所諫非也。又建業宮不利，故避之，而西宮室宇摧朽，須謀移都，何以不可徙乎？”凱上疏曰：

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，陰陽不調，五星失晷，職司不忠，奸黨相扶，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。〈《江表传》载凯此表曰：「臣拜受明诏，心与气结。陛下何心之难悟，意不聪之甚也！」〉夫王者之興，受之於天，修之由德，豈在宮乎？而陛下不咨之公輔，便盛意驅馳，六軍流離悲懼，逆犯天地，天地以災，童歌其謠。縱令陛下一身得安，百姓愁勞，何以用治？此不遵先帝一也；

臣聞有國以賢為本，夏殺龍逢，殷獲伊摯。斯前世之明效，今日之師表也。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，處朝忠謇，斯社稷之重鎮，大吳之龍逢也，而陛下忿其苦辭，惡其直對，

梟之殿堂，屍骸暴棄。邦內傷心，有識悲悼，咸以吳國夫差復存，先帝親賢，陛下反之，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；

臣聞宰相國之柱也，不可不強，是故漢有蕭、曹之佐，先帝有顧、步之相。而萬彧瑣才凡庸之質，昔從家隸，超步紫闥，於彧已豐，於器已溢，而陛下愛其細介，不訪大趣，榮以尊輔，越尚舊臣。賢良憤惋，智士赫吒，是不遵先帝三也；

先帝愛民過於嬰孩，民無妻者以妾妻之，見單衣者以帛給之，枯骨不收而取埋之。而陛下反之，是不遵先帝四也；

昔桀、紂滅由妖婦，幽、厲亂在嬖妾，先帝鑒之，以為身戒。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，後房無曠積之女。今中宮萬數，不備嬪嬙，外多鰥夫，女吟於中。風雨逆度，正由此起，是不遵先帝五也；

先帝憂勞萬機，猶懼有失。陛下臨阼以來，遊戲後宮，眩惑婦女，乃令庶事多曠，下吏容奸，是不遵先帝六也；

先帝篤尚樸素，服不純麗，宮無高台，物不雕飾，故國富民充，奸盜不作。而陛下徵調州郡，竭民財力，士被玄黃，宮有朱紫，是不遵先帝七也；

先帝外仗顧、陸、朱、張，內近胡綜、薛綜是以庶績雍熙。邦內情肅。今者外非其任，內非其人，陳聲、曹輔，斗筲小吏，先帝之所棄，而陛下幸之，是不遵先帝八也。

先帝每宴見群臣，抑損醇（酉農），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，百寮庶尹，並展所陳。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，懼以不盡之酒。夫酒以成札，過則敗德，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，是不遵先帝九也；

昔漢之桓、靈，親近宦豎。大失民心。今高通、詹廉、羊度，黃門小人，而陛下賞以重爵，權以戰兵。若江渚有難，烽燧互起，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，是不遵先帝十也；

今宮女曠積，而黃門復走州郡，條牒民女，有錢則捨，無錢則取，怨呼道路，母子死訣，是不遵先帝十一也；

先帝在時，亦養諸王太子，若取乳母，其夫復役，賜與錢財，給其資糧，時遣歸來，視其弱息。今則不然，夫婦生離，夫故作役，兒從後死，家為空戶，是不遵先帝十二也；

先帝歎曰：‘國以民為本，民以食為天，衣其次也，三者，孤存之於心。’今則不然，農桑並廢，是不遵先帝十三也；

先帝簡士，不拘卑賤，任之鄉閭，效之於事，舉者不虛，受者不妄。今則不然，浮華者登，朋黨者進，是不遵先帝十四也；

先帝戰士，不給他役，使春惟知農，秋惟收稻，江渚有事，責其死效。今之戰士，

供給眾役，廩賜不贍，是不遵先帝十五也；

夫賞以勸功，罰以禁邪，賞罰不中，則士民散失。今江邊將士，死不見哀，勞不見賞，是不遵先帝十六也；

今在所監司，民為煩猥，兼有內使，擾亂其中，一民十吏，何以堪命?昔景帝時，交阯反亂，實由茲起，是為遵景帝之闕，不遵先帝十七也；

夫校事，吏民之仇也。先帝末年，雖有呂壹、錢欽，尋皆誅夷，以謝百姓。今復張立校曹，縱吏言事，是不遵先帝十八也；

先帝時，居宮者咸久於其位，然後考績黜陟。今州縣職司，或蒞政無幾，便徵召遷轉，迎新送舊，紛壇道路，傷財害民，於是為甚，是不遵先帝十九也；

先帝每察竟解之奏，常留心推按，是以獄無冤囚，死者吞聲。今則違之，是不遵先帝二十也。

若臣言可錄，藏之盟府。如其虛妄，治臣之罪。願陛下留意。

〈《江表传》曰：皓所行弥暴，凯知其将亡，上表曰：

臣闻恶不可积，过不可长；积恶长过，丧乱之源也。是以古人惧不闻非，故设进善之旌，立敢谏之鼓。武公九十，思闻警戒，诗美其德，士悦其行。臣察陛下无思警戒之义，而有积恶之渐，臣深忧之，此祸兆见矣。故略陈其要，写尽愚怀。陛下宜克己复礼，述脩前德，不可捐弃臣言，而放奢意。意奢情至，吏日欺民；民离则上不信下，下当疑上，骨肉相克，公子相奔。臣虽愚，闇於天命，以心审之，败不过二十稔也。臣常忿亡国之人夏桀、殷纣，亦不可使后人复忿陛下也。臣受国恩，奉朝三世，复以餘年，值遇陛下，不能循俗，与众沈浮。若比干、伍员，以忠见戮，以正见疑，自谓毕足，无所餘恨，灰身泉壤，无负先帝，原陛下九思，社稷存焉。

初，皓始起宫，凯上表谏，不听，凯重表曰：

臣闻宫功当起，夙夜反侧，是以频烦上事，往往留中，不见省报，於邑叹息，企想应罢。昨食时，被诏曰：『君所谏，诚是大趣，然未合鄙意，如何？此宫殿不利，宜当避之，乃可以妨劳役，长坐不利宫乎？父之不安，子亦何倚？』臣拜纸诏，伏读一周，不觉气结於胸，而涕泣雨集也。臣年已六十九，荣禄已重，於臣过望，复何所冀？所以勤勤数进苦言者，臣伏念大皇帝创基立业，劳苦勤至，白发生於鬓肤，黄耇被於甲胄。天下始静，晏驾早崩，自含息之类，能言之伦，无不歔欷，如丧考妣。幼主嗣统，柄在臣下，

军有连征之费，民有彫残之损。贼臣干政，公家空竭。今强敌当涂，西州倾覆，孤罢之民，宜当畜养，广力肆业，以备有虞。且始徙都，属有军征，战士流离，州郡骚扰，而大功复起，徵召四方，斯非保国致治之渐也。臣闻为人主者，攘灾以德，除咎以义。故汤遭大旱，身祷桑林，荧惑守心，宋景退殿，是以旱魃销亡，妖星移舍。今宫室之不利，但当克己复礼，笃汤、宋之至道，愍黎庶之困苦，何忧宫之不安，灾之不销乎？陛下不务脩德，而务筑宫室，若德之不脩，行之不贵，虽殷辛之瑶台，秦皇之阿房，何止而不丧身覆国，宗庙作墟乎？夫兴土功，高台榭，既致水旱，民又多疾，其不疑也？为父长安，使子无倚，此乃子离於父，臣离於陛下之象也。臣子一离，虽念克骨，茅茨不翦，复何益焉？是以大皇帝居于南宫，自谓过於阿房。故先朝大臣，以为宫室宜厚，备卫非常，大皇帝曰：『逆虏游魂，当爱育百姓，何聊趣於不急？』然臣下恳恻，由不获已，故裁调近郡，苟副众心，比当就功，犹豫三年。当此之时，寇钞慑威，不犯我境，师徒奔北，且西阻岷、汉，南州无事，尚犹冲让，未肯筑宫，况陛下危恻之世，又乏大皇帝之德，可不虑哉？原陛下留意，臣不虚言。

〉

弟 胤

胤字敬宗，凱弟也。始為御史、尚書選曹郎，太子和聞其名，待以殊禮。會全寄、楊竺等阿附魯王霸，與和分爭，陰相譖構，胤坐收下獄，楚毒備至，終無他辭。〈《吴录》曰：太子自惧黜废，而鲁王觊觎益甚。权时见杨竺，辟左右而论霸之才，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姿，宜为嫡嗣，於是权乃许立焉。有给使伏于床下，具闻之，以告太子。胤当至武昌，往辞太子。太子不见，而微服至其车上，与共密议，欲令陆逊表谏。既而逊有表极谏，权疑竺泄之，竺辞不服。权使竺出寻其由，竺白顷惟胤西行，必其所道。又遣问逊何由知之，逊言胤所述。召胤考问，胤为太子隐曰：「杨竺向臣道之。」遂共为狱。竺不胜痛毒，服是所道。初权疑竺泄之，及服，以为果然，乃斩竺。〉後為衡陽督軍都尉。赤烏十一年，交阯九真夷賊攻沒城邑，交部騷動。以胤為交州刺史、安南校尉。胤入南界，喻以恩信，務崇招納，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。引軍而南，重宣至誠，遺以財幣。賊帥百餘人，民五萬餘家，深幽不羈，莫不稽顙，交域清泰。就加安南將軍。復討蒼梧建陵賊，破之，前後出兵八千餘人，以充軍用。

永安元年，徵為西陵督，封都亭侯，後轉左虎林。中書丞華覈表薦胤曰：

胤天姿聰朗，才通行潔，昔歷選曹，遺跡可紀。還在交州，奉宣朝恩，流民歸附，海隅肅清。蒼梧、南海，歲有舊風瘴氣之害，風則折木，飛沙轉石，氣則霧郁，飛鳥不經。自胤至州，風氣絕息，商旅平行，民無疾疫，田稼豐稔。州治臨海，海流秋咸，胤又畜水，民得甘食。惠風橫被，化感人神，遂憑天威，招合遺散。至被詔書當出，民感其恩，以忘戀土，負老攜幼，甘心景從，眾無攜貳，不煩兵衛。自諸將合眾，皆脅之以威，未有如胤結以恩信者也。銜命在州，十有餘年，賓帶殊俗，寶玩所生，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，家無文甲犀象之珍，方之今臣，實難多得。宜在輦轂，股肱王室，以贊唐虞康哉之頌。江邊任輕，不盡其才，虎林選督，堪之者眾。若召還都，寵以上司則天工畢修，庶績咸熙矣。

胤率，子式嗣。為柴桑督、揚武將軍。天策元年，與從兄禕俱徙建安。天紀二年，召還建業，復將軍、候。

【評】

評曰：潘浚公清害斷，陸凱忠壯質直，皆節概梗梗，有大丈夫格業。胤身潔事濟，著稱南土，可謂良牧矣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